

「奥」卡夫卡／著
叶廷芳 黎奇／译

「奥」维利·哈斯／编



致密伦娜情书

F. Kafka

致 密伦娜 情书

[奥]卡夫卡/著

[奥]维利·哈斯/编

叶廷芳 黎奇/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密伦娜情书/(奥)卡夫卡著;(奥)哈斯编;叶廷芳,黎奇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07-7594-0

I. ①致… II. ①卡… ②哈… ③叶… ④黎… III. ①卡夫卡, F. (1883 ~ 1924) — 书信集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0413号

ZHI MILUNNA QINGSHU

致密伦娜情书

〔奥〕卡夫卡 著

〔奥〕维利·哈斯 编

叶廷芳 黎奇 译

责任编辑:张 谦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j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50 mm × 960 mm 1/16

印张:19.5 字数:185千字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316-8836866)

·译序·

写下的吻



叶廷芳

不要以为,卡夫卡工作认真,在办公室的八小时“恪尽职守”;八小时以外又呕心沥血埋头写作,甚至不惜牺牲睡眠,于是大概就没有兴趣和精力贡献于情事了吧?非也!逻辑思维在这里不管用。不错,卡夫卡确实因紧张写作而导致咯血——当年的不治之症,以致英年早逝,且在短短的16年时间里(其中将近7年都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度过的)留下342万字(汉语译文)的作品!尽管如此,他始终是个多情的种子!

年轻时他住在四层楼的家里,就常与楼下街对面的一个女子眉来眼去;1912年夏去德国旅游,很快和一家酒店的老板女儿打得火热;同年8月他经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介绍认识柏林姑娘菲利斯·鲍威尔,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女方托她的女友格雷特·布洛赫居中调解。第二年格雷特产下一子,后来格雷特坚称,此儿系卡夫卡所生(可惜此孩7岁即夭折了)!1913年秋他在意大利位于加达尔湖畔里瓦市的一家疗养院逗留了三周,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位18岁的瑞士姑



娘,并在日记里称:“尝到了与一位被爱女子的关系的甜蜜。”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叫楚克曼特尔的地方爱过一个女孩了。昆德拉甚至还从卡夫卡日记中挖出据说是被勃罗德删掉的句子:“我在妓院门口走过,就像在一个心爱的女子家的门口走过。”……从认识菲利斯起的12年内,卡夫卡先后与四位女性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其中与两位(菲利斯·鲍威尔和尤丽叶·沃里切克)订了三次婚,与一位(多拉·迪曼特)同居半年多。唯一没有订婚也没有同居——至少没有正式同居——的是本书女主人公密伦娜·耶申斯卡。但唯独这位女性,卡夫卡倾注的情感最热烈,也最真挚。

就像俗话所说“英雄爱美人”那样,爱女人亦是作家的天性,这是公开的秘密。但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卡夫卡多么爱女人,或他有多大的“艳福”,而是女人,或者说爱情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乃至在推动卡夫卡登上现代文学创作顶峰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君不见,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是从1912年至1923年这12年,正是上述这四位女性一个一个接力赛似的陪伴着他,用她们的青春热情不断激荡着他的生命活力,频频刺激他的创作灵感。难怪不少研究者都提及:没有菲利斯就不一定会有《在流刑营》(一译《在流放地》)这一不朽杰作的问世;没有沃里切克就不会有《致父亲》这一振聋发聩的“醒世名言”的产生;尤其是,没有密伦娜则卡夫卡的最伟大代表作《城堡》就不会如此丰富和辉煌;没有多拉就没有卡夫卡告别人世时的幸福安魂曲。你看,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却胜似贤内助!

在与这四位女性的长期周旋中,就恋情的烈度而言,当首推密伦娜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四人中若以年龄论,虽然密伦娜第二大——25岁,但这对38岁的卡夫卡来说,算是相当年轻了!而密伦娜的优势,即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则是其他几位无法比拟的:她当时是布拉格一家最大报纸的记者,且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此外性格开朗、

热情大方,富有正义感和现代气息,而且相貌亦堪称俊俏。不过这一切也许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卡夫卡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正觉得知音难觅的时候,她就已经看到了卡夫卡作品的价值,主动写信向卡夫卡提出,要将他的德文小说《司炉》译成捷克文。这一信息马上将两位异性作家心灵中的“灵犀”点通了,在双方丰富的情感中埋下了爱的幼苗!这是1919年初秋的事。不久,同年10月,他们就在布拉格的一家咖啡馆初次见面了!

从此,日益频繁的书信往来很快变成恋人之间的鸿雁传书,一位世纪性的世界顶级天才作家的感情库藏和智慧能量爆发出绚丽的焰火,它照耀着从捷克波希米亚至维也纳的道路,让这一对恋人实现第一次为期一周的相聚(6月29日—7月4日)。双方激越的情感经过拥抱和热吻获得开闸似的宣泄,但是否有床第之欢,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毕竟是在密伦娜家里,而密伦娜是有夫之妇啊。这就是为什么这趟充满诱惑的维也纳之旅,卡夫卡却显得那么犹犹豫豫,怀着那么多的“恐惧”。正像他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里所表达的:“写下的吻到达不了它们的目的地,而在中途即被幽灵们吸吮得一干二净。”原来这位在艺术观上如此现代的作家,伦理道德上却并未跟上。难怪他在一封信里甚至这样形容:见到她丈夫,自己就像一只耗子匆匆从堂前溜过去。这和当年歌德被他的红颜知己施泰因夫人邀入她的宫里居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歌德的官位和声望比宫里的伯爵大人大多呢!

不过,如果说维也纳之行留下什么遗憾,那么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14—15日,两人在奥地利与捷克边境的小镇格蒙德的再聚当能得到弥补了,因为这是真正的私密式幽会。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两人在这里只度过了一个夜晚!这一晚,依笔者之见,与其视之为两人爱情发展到顶点的里程碑,毋宁说是他们的良缘美梦走向坟墓的开



始！不信的话，你稍加细读就不难发现，卡夫卡情感的烈度自此开始降温了！四个月之后，即1921年1月，感情降到冰点，双方都宣布：从此不再写信和见面。两个敏感的灵魂经过长达一年、高潮半年的深度交融和波涌，终未能凝结成一个晶莹剔透的整体而重新散开、远去……

这一结局当然是读者所不愿看到的。卡夫卡给出的理由是：他发现密伦娜对其丈夫并没有恩断义绝。这似乎构不成理由：对于像密伦娜这样思想开放的现代女性，难道也要与其配偶达到仇人相见的地步才敢移情别恋？再说，爱情是最自私、最盲目的：它是不理性的。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联系卡夫卡那特有的悖谬思维和行为方式，笔者也常常想到密伦娜的一位女友的女儿施塔萨·弗莱施曼的一句话：“研究卡夫卡的权威们为什么不来读一读这封信呢？然而就在这封信中，密伦娜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究竟为什么离开了卡夫卡。”所谓“这封信”指的是密伦娜致卡夫卡的挚友勃罗德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密伦娜向她所信赖的勃罗德说了心里话：“我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强烈愿望……即希望过一种有一个孩子的世俗生活。”这里道出了卡夫卡方面可能有的两个原因：一、卡夫卡不想要孩子；二、卡夫卡不能生孩子。后者是生理上的，也包括两种可能：他不能育子，或他存在性障碍。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卡夫卡对性行为的一种奇怪看法，即视之为“污秽不堪”，甚至咒之为“黑色魔法”。故在《城堡》中他让成排的妓女一个个走进“马厩”去过夜；在《乡村医生》中那位色迷迷走向医生侍女意欲调戏的马夫是从“猪圈”里出来的……以上诸种原因，很难断定是哪一种，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一个倾向理想，一个向往世俗。这既可通过卡夫卡的有关言论加以佐证，也可通过密伦娜后来的行为加以证实。卡夫卡在日记中不止一处有过自我争辩：他向往爱情、婚姻和一个有妻室的家庭，但这样却又会

使自己陷入“小世界”，这岂不影响他的事业的完成！那么他的事业是什么呢——通过写作“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卡夫卡有一条箴言：人的内心中是不可能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生存的。“重新审察世界”可以说是他的“坚不可摧”的目标。所以在与密伦娜恋爱期间写的《城堡》第一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主人公“我”（不是 K.）急急忙忙地恳求酒店侍女帮他的忙：他有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事情她都要帮助他“加以无情的镇压！”显然，生儿育女是与他的这一使命相抵触的。密伦娜没过多久就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后来又嫁了两次，生育了孩子（参阅书后《附录一》）。

在这篇短序里用了这些篇幅来解释卡夫卡与密伦娜恋爱的结局，我想已经够了。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当是他们恋爱的过程。人们常说：过程是最美丽的！确实，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离我们伟大的作家那震撼人心的情感波涛，并为我们留下那大量的定格在纸上的焰火般的文字。它们不仅带给我们美好的文学欣赏价值和书信美学价值，而且让我们获得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前者而言，它使我们惊异的是，一个先前已经先后与两位女子谈了多年恋爱，而且写了 800 多页情书的中年男子，在他接触第三位女子的时候，竟能掀起比以前更强烈、更壮观的感情风暴，写下更美丽、更动人的文字，而且是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说明这位蕴有“坚不可摧的内核”的奇人——哦，一个犹太人的内在生命力多么强大！

许多读者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很难看出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倾向。但从他对密伦娜的爱可以使这个问题明朗起来。须知密伦娜不仅是个小有才华的青年记者和作家，而且是个思想激进的共产党人！她向往苏联，热情传播共产主义，甚至与捷克著名革命家尤·伏契克有来往。虽然后来斯大林在 1937 年的大清



洗使她感到失望,因而退了党(可以理解),但仍积极宣传激进思想,因而被法西斯政权投入监狱,并死于狱中。卡夫卡对这样一个“危险分子”爱得如此死去活来,没有一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可能吗?难怪卡夫卡的一位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福克斯曾大声疾呼提醒大家:“可不要忘了:卡夫卡是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啊!”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了全球大半个知识界,而且包括了相当多的第一流精英人物,如布莱希特、贝歇尔、阿拉贡、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毕加索、达利、鲁迅等等。现在有些人从当下的眼光出发,在评价这些人物时予以“扣分”,这就对历史不够尊重了。

阅读卡夫卡致密伦娜的这许多依然滚热的情书时,我们不由得对这些信件在接受者即密伦娜产生由衷的敬意:她在双方断绝来往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的追捕下,仍然想方设法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依然看重它们的无上价值。这是一位多么有见识、有良知、有风格的高尚女性!无独有偶,还有此前那位柏林姑娘菲利斯,她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见解虽然不如密伦娜,而且卡夫卡自己也承认:是他伤害了她。但她亦看到了这位天才的价值而不计个人恩怨,妥善地、完整地保存了卡夫卡五年内写给她的全部517封信件(加上明信片 and 电报则达625封)!

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卡夫卡爱这两个人爱对了!她们的崇高风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遗产。我们崇敬卡夫卡,同时也尊敬这两位欧洲女性,她们将与卡夫卡一样不朽!



1 • 译 序 •

写下的吻 叶廷芳

1 致密伦娜情书

237 编后记 维利·哈斯

248 原版后记 维利·哈斯

253 • 附录一 •

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

施塔萨·弗莱茨曼 文

黄曼龄 译

262 • 附录二 •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叶廷芳 黎奇

致密伦娜情书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我在布拉格和美兰曾先后给您写过一封短信，至今未得到您的任何答复。这些短信并不是非马上答复不可的。人在生活比较优裕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写信，因此，假如您的沉默仅仅是表明这种迹象的话，我便满意了。但也有其他可能（因此我才写这封信），即我的短信中有什么话伤害了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要恨死我这处处跟自己意愿作对的粗笨的手了）；或者（那就更糟了）您心平气和地书写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现在又处于一个恶劣的时期。对于第一种可能，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方面都要笨；对于第二种可能，我不想做任何猜测——怎么去猜呢？——我只想问：您为什么不离开一下维也纳，出来走走呢？您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走投无路呀。在波希米亚^①小住几天难道不会给您增添新的力量吗？假如您出自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原因而不愿意到波希米亚去，那就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也许美兰就不错。您知道这地方吗？

我期待着两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要么您继续沉默下去，这意味着：“别担心，我过得不错。”要么写几行字来。

卡夫卡 谨上

于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②

我突然想起，其实我已记不起您的面容的确切模样了。只有您从桌子中间走过，离开咖啡馆时的模样，您的形象，您的服装，还历历在目。

① 波希米亚：捷克历史地区名。原是日耳曼语对于捷克区的名称。广义的指捷克全部。狭义的仅指今南北摩拉维亚州以外的捷克。——本版注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所有信件都未署月份和日期。——译注



* * * * *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您在维也纳混浊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不知为什么，这总叫我既感动又羞愧。^① 您大概已经收到沃尔夫^②的信了吧，他在前些日子给我的信中提到，他曾给您写过信。书目中出现的中篇小说



1920 年时的卡夫卡，此时他刚开始与密伦娜通信。

① 密伦娜是将卡夫卡小说从德文译成捷克文的译者。——本版注

② 沃尔夫(Kurt Wolff)，沃尔夫出版社的老板，最早出版卡夫卡的作品的出版家之一。

《杀人犯》不是我写的，这是个误会；也许由于这是最好的一本，所以那种说法可能是对的。

从您上一封和再上一封信中看出，您已完全、彻底地摆脱了不安和忧虑，那么这跟您的丈夫一定有关吧，我多么由衷地为你们二位祝福。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弗兰茨凯大街沿着墙壁行走时，碰上您的丈夫迎面走来，他的风度并不比我像样多少，我们俩都是“头痛专家”，当然性质完全不同。我已想不起来，当时我们是一起走呢，还是让过对方，各走各的，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想必不很大。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应该完全把它置于脑后。您在家过得好吧？谨致

衷心问候！

您的卡夫卡

于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

* * * * *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一连下了两昼一夜的雨刚才停了，也许只是暂时的，但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便以给您写信的方式来庆贺。再说，这雨本身也是好受的，它在这儿有一种异地味道，尽管只有那么点儿，却也叫人心里舒坦。假如我的印象正确的话，零星地回忆那多半默默无语的、短暂的共同生活，显然是回忆不完的。您也曾因维也纳的异地风味而喜悦，这风味以后可能会被笼罩着那儿的气氛所污染，但是这污染了的异地风味也会使您喜悦吗？（也许这是个不妙的迹象，本来不该这



么写。)

我在这儿过得挺好，凡人的肉身几乎不能领受大自然更多的赐予了，我的阳台掩隐在花园之中，周围、头顶长满了鲜花盛开的灌木丛，还有骄阳的照耀（或者像一周以来那样，为乌云密布的天空所笼罩）。这儿的植物很怪，在布拉格积水潭都快结冰的天气里，我阳台前的花朵却慢慢地绽开着。壁虎和鸟姿态各异、成双结对地来拜访我。我多想把美兰赐给您啊！最近您在一封信中提到您“呼吸困难”，象征和实际含义在这儿十分接近，假如您到这儿来，在这双重含义上事情总会有所缓解的。谨致

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F.卡夫卡

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

哦，肺的问题，我脑子里整天想着这件事情，别的什么也不能想。并不是说我对这种病特别害怕，也许（您的暗示似乎也这么表明）它



南提罗尔的美兰，卡夫卡的度假地之一。

在您身上只是轻微的,但愿如此吧;而且就算是真正的肺病(其实有半数西欧人的肺多少都有点儿毛病),就像三年来我自己所领教的,给予我的好处还是比坏处多。大约三年前我半夜突然咯血。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照理说我应该躺着,这是我后来从医嘱中才知道的),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咯血。咯血果然停了(从此就没再犯过),我在当夜剩下的几个小时内睡了一觉。早晨侍女来了(那时我住在逊伯伦宫中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位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您的日子不会长了。”^①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我要说的只是:惊吓我的并不是您的病(尤其是我不断联系自己的经历去想,搜索枯肠地回忆,从您的状况的全部柔和性质看到的那种几乎是田园般的清新,并据此断言:不,您没有病,这只是一种警告,但不是肺病),惊吓我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我对引起您这一状况的几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苹果——每天从2点到8点。这是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于是我便不去想这些(当然仅仅指在信中,要忘掉这些是不可能的),而只去想当时在我发病时能说得通,并且对许多情况都说得通的那种解释。也就是说:大脑已不再受得了压在它上面的忧虑和痛苦,它说:“我干不了啦。这里还有谁愿意为保持整体而出力的,它便可以从我的负担中取走一份,这样便可以再坚持一会儿。”肺自告奋勇,它自己不会因此而损失过多的。大脑和肺

① 原文为捷克语:“Pane doktore, s Vami to dlouho nepotrvá.”